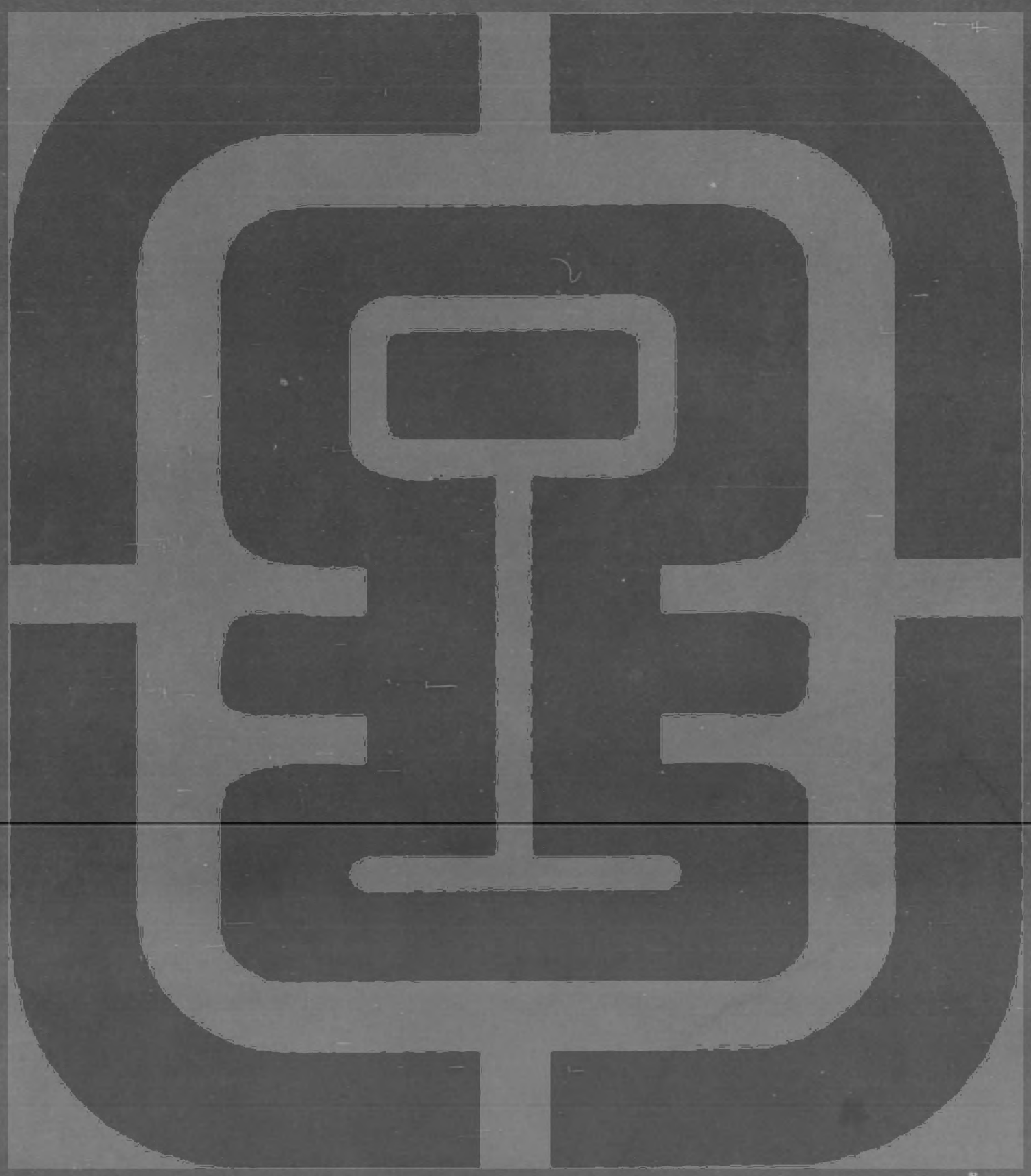

# 重刊近思錄序

道一而已矣孰爲近焉孰爲遠焉以言乎遠則不禦以言乎邇則靜而正一以貫之爾矣一者何也心也心之理謂之道心之官謂之思無思而無不通謂之聖夫學所以希聖也學而不思何以作睿思而不近何以基遠

故思者聖功之本也近者推行之則
也書曰若陟遐必自邇其此之由乎
世之學者馳神於外後志於物而反
之身心之間每扞格焉吾不知其可
與入聖也晦菴朱子暨東萊呂氏討
論聖學纂脩名言而爲近思錄以範
後世予嘗讀而思之學莫先於知方
故首之以求端方不可以徒知故次
之以用力力必爲乎已故次之以處
已成乎已即成乎物故次之以治人
是數者皆所以黜邪而居正也故次
之以辯異端觀聖賢終焉夫學而達
於聖賢亦既遠且大矣而其實不越
乎心其思不出乎位何遠非近何近

非遠斯道也其一致矣乎予嘉先儒之垂教而病學者之遺近也因重梓以示焉

嘉靖戊戌春三月之吉

賜進士出身

欽差巡按浙江等處監察御史南昌仰峯

劉仕賢書

近思錄

周子太極通書

周子名惇實字茂叔避厚陵藩邸名改惇順世爲道州營道人營道縣出郭二十里有村落曰濂溪周氏家焉先生晚年居廬阜築室臨流寓濂溪之名

明道先生文集

先生姓程氏名顥字伯淳太師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

伊川先生文集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之弟也家居河南伊水之上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先生姓張氏名載字子厚世大梁人父迪知涪州事卒于官遂僑寓鳳翔郿縣橫渠鎮之南大振谷口晚年居于橫渠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錄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首卷論道體用力二卷總論爲學大要三卷論致知四卷論

存養處己五卷論克己六卷論家道七卷論出處義利治人八卷論治體九卷論治法十卷論政事十一卷論教學十二卷論警戒與夫所以辨異端十卷觀聖賢十四卷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決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槩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自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躐則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

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
四日東萊呂祖謙謹書

集解目録

紫陽先生朱文公
南軒先生張宣公
東萊先生呂成公
勉齋先生黄文肅公名榦字直卿
節齋先生蔡氏名淵字伯靜
果齋先生李氏名方子字公晦

# 近思録集解卷之一

建安葉采集進
鷺洲後學周公恕類次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近思録集解卷之二

此卷總論爲學之要蓋尊德性矣必道問學明乎道體知所歸斯可究爲學之大方矣

近思録集解卷之三

此卷論致知之方然致知之方大於讀書二十二段總論致知之至而後有以行之自首段至二十三段總論讀書之法三十四段以後乃分論讀書之法而以書之先後爲序

始於大學使知爲學之規模次序而後繼之以論孟詩書義理充足于中則可探大本一原之妙故繼之以中庸遡乎本原則可以窮神知化故繼之以易理之明義之精而達乎造化之蘊則可以讖聖人之大用故繼之以春秋明乎春秋之用則可推以觀史而辨其是非得失之致矣橫渠易說以下則仍語錄之序而周官之義因以具焉

近思錄集解卷之四

此卷論存養蓋窮格之雖至而涵養之不足則其知將日昏而亦何以爲力行之地哉故存養之功實貫乎知行而此卷之編列乎二者之間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五

此卷論力行蓋窮理既明涵養既厚乎及推於行已之間尤當盡其克治之力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六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七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就取舍推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八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近思錄集解卷之九

此卷論治蓋蓋治奉彝立而治具不容缺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成極治之功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

此卷論出處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適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一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教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即新民之事也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二

此卷論戒警之道修己治人常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慾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三

此卷辨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近思錄集解卷之十四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於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教皆所當攷也迨于朝人文再闢則周子唱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本

原件短缺 P1 —P2

[illegible]

三卷致知類

思 思慮明睿

窮理 格物

會疑 知疑

讀書有疑

解經 遠近 緊要 深淺

六經

讀詩論語

書

致知力行

明理

釋疑

觀文求義

大學語孟

詩

中庸

易　周禮
中庸春秋　詩書春秋
春秋　讀史

四卷存養類

無欲　止欲
損欲　寡欲
存養　涵養
志氣　辭氣
意度　心馳　動靜

光明　自立
剛立　敬仁誠
謹獨　夢驗操存

五卷克治類

乾損益動　視聽言動
悔　吝　忿　欲　輕　惰
克　伐　怨　欲　懼　怒　矜
人己省責　善惡
好惡　動心忍性

六卷家道類

事親　孝悌

正家　父母　夫婦　子姪　婦婦

二程父母治家

二南從始　葬不酒

乳婢利害　謹婢僕

七卷出處類

進退　比合

操履　守正

行藏　進用　趨向

救時　潔身見幾

拯隨　位分止

差賤之異　安命義

辨義利　舉業

科舉　賢良

試藝宮　世祿

八卷治體類

治道　立志責任求賢

定民志　治表
王霸　治綱
治法　治則
法意　教治
止惡 止盜　說民 用民
通變　爲政
舉賢　治綱目
學政
凡卷治法類

禮樂　學校人才
安定湖學　論治十事
井田 經界　封建
刑律　兵備
戍役　統軍
祭祀　宗子法
喪葬　父子義宮法
會族　師傅親戚
縣令　治

十卷政事類

簿令　守令
臺省轉運獻納　職守
諫君正君心　息訟議獄
任事　給舍
使臣　臨民
薦才見前　事人使人
御吏　公私
私愛

氣量限量　識量德量
君子小人　君子同異
常變　防過
任濟大事　處旅困
謹小物　更革
守法　變法
議事　言論
疑懼　急迫
隱惡　盡禮

不訕上　不毀短
十一卷教學類
聖教　訓蒙
小學大學　小大教
身教　言教
舞　射　詩　禮樂教
禮教　說書
教道守　正心之教
十二卷警戒類
改過　過失　德祿　滿盛
豫戒　止得宜
說失正　理欲見前
剛慾　畏巧言
放鄭音　身心點檢
料事　疑事　較事
驕吝互見前　任直
捨禮義　樂燕遊
反經　徇情

十三卷辨異端類

異端　楊墨　釋氏

仙術　諸子言有無

十四卷觀聖賢類

堯　舜　禹　湯　文武

舜　周公

孔子　孔　顏　孟

顏孟　孔門諸子

子思　孟子　荀子　楊子

文中子　韓子

漢唐儒　毛萇

仲舒　孔明

濂溪元公　明道純公

伊川正公　二程張子

橫渠獻公

分類經進近思錄集解卷之一

此卷論性之本原道之體統蓋學問之綱領也

## 太極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晉解已載性理四書蔡節齋曰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又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又曰無極者只是說這道理當初元無一物只是有此理而已此箇道理便會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詳此三條皆是主太極而爲言也又曰從陰陽處看則所謂太極者便只是在陰陽裏而今人說陰陽上面別有一箇無形無影底是太極非也又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則萬物中有太極又曰非有以離乎陰陽

即陰陽而指其本體詳此三條皆是生陰陽而爲言也故主太極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先主陰陽而言則太極在陰陽之內言自陰陽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極者必當先有自陰陽既生而言則所謂太極者即在乎陰陽之中也謂陰陽之外別有太極常爲陰陽主者固爲陷乎列子不生不化之謬而獨挑夫太極只在陰陽之中之說者則又失其樞紐根柢之所爲而大本有所不講矣愚按節齋先生此條所論最爲明備而或者於陰陽未生之說有疑焉若以循環言之則陰前是陽陽前又是陰似不可以未生言若截自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言之則一陽未動之時謂之陰陽未生亦可也未生陽而陽之理已具未生陰而陰之理已具在人心則爲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總名曰太極然具於陰陽之先而流行於陰陽之內

一太極而已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朱子解周子載性理四書愚謂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者言太極流行之妙相推於無窮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者言二氣對待之體一定而不易也邵子曰用起天地先體立天地後是也然詳而分之則動而生陽靜而生陰者是流行之中定分未嘗亂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者是對待之中妙用實相流通也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朱子解周子載性理四書或問陽何以言變陰何以言合曰陽動而陰隨之故云變合○愚謂水火木金土者陰陽生五行之序也曰五行之生也蓋二氣之交變合而各成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所謂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是也五行之相生也蓋一氣之推循環相因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復生木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是也曰其所以有是二端何也曰二氣變合而生者原於對

待之體也一氣循環而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生者本於流行之用而見四書愚按此書即係辭易解也見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之也太極本無極也本有義而推明之也但易以卦爻言而以擬造化也五行之主也各一以造化言卦爻固所以擬造化也五行之生質雖有不同然太極之理未其性張南軒曰五行各一其性則爲仁義禮智信之嘗不存也五行各理而五行各專其一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解已載四書愚按係辭天地絪緼萬物化醇氣化也男女構精萬物化生形化也蓋說蓋本諸此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朱解記載四書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註云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本註云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解已載性書○李茅齋曰五性感動而善惡分是五性皆有動有靜也惟聖人能定其性而主於靜故動罔不善而人心之太極立焉蓋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或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何也○愚謂此高辭義悉出於易易本陰陽而推之人事其德曰仁義其用曰中正要不越陰陽之兩端而已仁義而歸中正則仁爲姑息義爲忍刻之類故易尤重中正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解見性理書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解見註理書○愚謂一陰一陽之

謂道道即太極也在天以氣言曰陽在地以形言
曰剛柔在人以德言曰仁義此太極之體所以立也
死生者物之終始也知死生之說則盡二氣流行之
妙矣此太極之用所以行也凡此二端發明太極之
全體大用故引以結證一篇之義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蔡節齋曰易有太極易變
易也夫子所謂無體之易也太極至極也言變易無
體而有至極之理也故周子太極圖說特以無極而
太極發明易有太極之義其所謂無極而太極者蓋
亦言其無體之易而有至極之理也是其無極之真
實有得於夫子易之一言而或以為周子妄加者謬
也且其圖說無非取於易者而其篇末又以大哉易
言也結之聖賢之
斷可識矣

## 天道

伊川先生曰乾天也天者天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

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朱子曰性情二者常相參火之性情則是熱水之性情則是寒天之性情則是健健之體為性健之用是情惟其健所以不息夫

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

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

謂之神以情性謂之乾伊川易傳道者天理當然之
路專言天者即道也分而言
之指其形體高大而無涯則謂之天指其主宰運用
而有定則謂之帝天所以主宰萬化者理而已功用
造化之有迹者如日月之屈伸往來萬物之屈伸是也往
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而伸者為神也妙用造
化之無迹者如運用而無方變化而莫測是也○朱
子曰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兼精粗而
言妙用言其精者○黃勉齋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
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迹神者其妙

用也○伊川言鬼神者造化之迹此以功用言也○橫渠言鬼神二氣之良能此合妙用而言也

## 陰陽

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一氣無頓消亦無頓息以卦配月積三十日而成一月亦積三十分而成一爻九月中於卦爲剝陽未剝盡猶有上九一爻剝三十分至十月中陽氣消盡而爲純坤然陽雖盡於上則已萌於下積三十分至十一月中然後陽氣盡於地上而成復之一爻地盡陰陽二氣語則流行則一氣耳息則爲陽消則爲陰消之終即息之始不容有間斷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伊川十月於卦爲坤恐人疑其無陽故特謂之陽月所以見陽氣已萌也陰於四月純乾之時亦然陰之類爲小人故聖人之不言耳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伊川復卦彖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朱子曰十月積陰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一陽既復則生意發動乃始復見其端倪也氣坱然太虛

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橫渠正蒙○坱然太虛同流上下巨古窮今未嘗止息者元氣也虛實動靜妙用由是而形故曰機陰陽剛柔定體由是而立故曰始判而爲上下清濁合而爲風雨霜雪凝而爲人物山川之形質散而爲糟粕煨燼之查滓消長萬變生生不窮皆道體之流行故曰無非至教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橫渠○游氣雜揉凝而成形者人物萬殊所以生也陰陽推移循環無窮者天地大經所以立也游氣紛擾緯也陰陽循環經也○朱子曰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伊川元本係四卷論存養○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愚謂天人之氣流通無間至日閉關戒輔相之道於是見矣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伊川元本四卷○復者動之端也故天地之心於此可見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動靜相推陰陽密移無有間斷則有端始無間斷故曰無端始也其間斷也異時論剝復之道曰無間斷也道固一而無間斷也其間元不斷續皆此意也朱子曰其動靜相生如循環之無端也○朱

## 天地物理

### 對待生意

明道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為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明道

○朱子曰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以至屈伸消長左右上下或以類而對或以反而對或以覆推之未有无然無對而孤立者程子謂惟道無對然以形而上下論之亦未嘗不有對也觀天地生物氣象本註云周茂叔看造化流行發育萬物渾博周遍生理條達觀之使人良心油然而生此即周子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是也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明道○朱子曰物之初生淳粹未散最好看及蘖葉茂盛便不好看見儒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這些子便見得仁到他發政施仁其仁固廣然都難看

### 鬼神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伊川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良能者自然而然莫之為而為也朱子謂橫渠此語尤精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橫渠物自少以至壯氣日至而滋息者生而就滿也自壯以至老氣滋息者消而就盡也以其日至而伸故曰神以其日反而歸故曰鬼

道

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明道元本係十三卷辨異端類○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也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說見乾九三文言發乎真心之謂忠盡乎實理之謂信忠信乃進德之基終日乾乾者謂終日對越在天也越於君子一言一動守其忠信常瞻對乎上帝不敢有一毫欺慢之意也以下皆發明所以對越在天之義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于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所謂太極本無極也體猶質也陰陽變易乃太極之體也故其體謂之易其所以變易之理則謂之道其變易之用則謂之神此以天道言也天理賦於人謂之性循性之自然謂之道因其自然而修明之謂之教此以人道言也惟其天人之理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子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蓋世人浩然盛大流行之貌天地正大之氣人得之以生本浩然也失養則餒而無以配夫道義之用得養則充而有以復其正大之體蓋一所以終日對越在天者也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之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大徹

上徹下不過如此大小猶多少也中庸論鬼神如此理即所謂忠信之體天人之間通此實理故君子忠信進德所以為對越在天也

形而上為道形而下為器滑稽者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說見繫辭道者指事物之理故曰形而上器者指事物之體故曰形而下其實道寓於器本不相離也蓋言日用之間無非天理之流行所謂終日對越在天者亦敬循乎此理而已

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已與人明道不繫猶不拘也言人能體道而不違則道在我矣不拘人已古今無往而不合蓋道本無間然也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常而不窮常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常矣惟隨時變易乃常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伊川恒彖傳隨時變易不窮乃常道也日月往來萬化屈信無一息之停然其往來屈信則亘萬古而常然也

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元本為學門合內外者表裏一致就已而為言也平物我者物我一體合人已而為言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元本三卷致知類○朱子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伊川

四德五常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

伊川乾彖傳在天為四德元亨利貞也在人為五常仁義禮智信也分而言之則元者四德之一仁者五常之一專言元則亨利貞在其中專言仁則義禮智信在其中蓋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也利者生理之正也貞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真實也○朱子曰仁一事所以包四者不可離其一事而別求兼四者之仁又曰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辟廣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

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見濂溪通書○朱子曰道之得於身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德愛曰仁宜曰義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伊川訓者以其字義難明故又假一字以訓解之義者天理之當然所以裁制乎事物之宜故訓宜禮者天理之節文所以別親疏上下之分故訓別智者天理之明睿所以知事物之是非故訓知仁道至大包乎三者故為難訓說者謂訓覺言不為物欲所蔽痒痾疾痛觸之即覺夫仁者固無所不覺然覺不足以盡仁之蘊也訓人者言天地生人均氣同理以人體之則惻怛慈愛之意自然無所間斷夫仁者固以人為體然不可以訓仁也○朱子曰仁是愛之體覺自是知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或謂仁只是人心之主理以生字訓之何如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耳

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伊川仁義禮智分而言之則四者各立自然全具實有是生者自然全真信只是有四者則謂之信故信無定位非於四者之外別有信也孟子論四端而不及信蓋信在其中矣○李果齋曰五常言信配五行而言四端不言信蓋土分旺於四時之季信已立於四端之中也

## 仁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伊川復卦六二傳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也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人而不仁則私慾交亂害于正理固宜舛逆而無序乖戾而不和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為私意所隔截則形骸爾汝之分了然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痒痾皆不相干此四體之不仁也故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仁至難言故上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今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說見論語明道博施濟衆乃聖人之功用子貢以是言仁未識仁之體夫子告之使知人之欲無異己之欲施於人者亦猶施於己近取諸身而譬之人則得求仁之術即此可見仁之體也○朱子曰傳施濟衆是就事上說部不就心上說夫子所以提起正是就心上指仁之本體而告之又曰博施濟衆固仁之極功但只作見孺子將入井有怵惕隱之心亦便是仁其廣大最好看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明道曰醫書言手足痿痺為不仁仁者以天地萬物為一體故曰天地萬物本一體之無所不至故疾痛痾癢人皆可以覺知而不容已也○朱子曰觸之則覺由是推之則隱之心

劉著亦編 刺著亦編 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愛之性愛者仁之情以愛爲仁是指情爲性端之云者言仁在中而端緒見於外也或謂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是夫子亦嘗以愛言仁也曰孔門問答皆是教人於已發處用功孟子所謂惻隱之心仁也亦是於已發之端體認然後之論仁者無復知性情之別故程子發此義以示人欲使必流而遡其源也學者其深體之

問仁與心

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以穀種喻心生之性便是愛之理陽氣發處便是惻隱之情重出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槩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伊川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朱子曰體物言爲物之體也蓋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禮儀者經禮也威儀者曲禮也禮文之大小無非愛敬懇惻之心所發見者故曰無一物而非仁也不然則禮特虛文而已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橫渠大雅枝篇○出王謂出而有所往也旦亦明也衍寬緩之意言天道昭明凡人之往來游息之所此理無往而不在因是以證體物不遺之義王往通仁之道要之只

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人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伊川以下係元本二卷爲學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其理公而已然言其理至公而無私必體之以人則其實平溥博之中自然有惻怛慈愛之意斯所謂仁也體猶幹骨也○朱子曰公則無情仁則有愛公字屬理愛字屬人克己復禮不容一毫之私豈非公乎親親仁民而無一物之不愛豈非仁乎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伊川恕者推於此愛者及於彼仁譬泉之源也恕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疏通而無壅塞之謂也惟其疏通而無壅塞故能流而澤物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明道仁者天地之生理人心之全德也其體具於心固人之所本有然必內反諸己察之精養之厚有以見夫仁之全體實爲己有則吾心所存無非天理而後博求義理以封植之則生理日以充長而仁不可勝用矣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辯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愚謂學問思辯學者所以求仁也然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皆懇切篤厚之意即此一念便是惻隱之心流行發見之地不待更求而仁之全體可識矣故曰徹上徹下之道

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若天理之公心德之全也有一毫仁意介乎其間則害乎仁之全體矣仁者先難後獲有爲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爲仁而

己人人皆生之獲也之說見論語後篇若有義而後其君
念之或問克己之力而不容一
乎天理而未嘗謀其利謀其義心而未嘗計其效此
仁者之事也或曰智者利仁是亦先獲曰所謂利仁
者以其察之明而後行之決蓋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未若仁者安行乎天理之自然而已又豈區區計功
謀效者之為哉蓋計謀之私則已非仁矣尚何利仁
之有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
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周旋自然中禮惟慎獨便是
守之之法胖安舒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蓋無非敬謹之意然玩其氣
象則必心無隱慝而廣大寬平體無怠肆而安和舒泰充其志則動容周旋自然中禮者也學者守之則
唯在謹獨蓋隱微之中常存敬謹之意則出門使民之際乃能及此敬謹虛靜者仁之
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心閉昏塞則是虛靜也
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
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閑閑嫺也言動輕妄而不敦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
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
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

大率把
捉不定皆是不仁伊川四卷存養仁者心存乎中純乎天理者也把捉不定則此心外
馳理不勝欲皆是不仁

義

在物為理處物為義伊川理即是義義事雖各有理
朱子曰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彼事之宜雖若在外
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也非程子二語則後人未免

有義外之見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伊川義者吾心之裁制中理者合乎事理之宜也故有在事在心之別元本二卷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衣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性義所在橫渠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況夫懷離翻之見畏人非笑而恥居貧賤感慨惑豈有大丈夫之氣哉元本上卷出處類

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伊川一時感慨至於殺身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自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蹈也元本十卷政事

## 性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革封性無不善才者性之所能合理與氣而成氣質則有昏明強弱之異其昏弱之極者為下愚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摩而進唯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絕之以不為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人性本善自暴者嘗戾而不信乎善是自暴害其性也自棄者雖知其善然怠廢不為是自棄絕其性也此愚之又下者不可移矣○朱子曰自暴者剛惡之所為自棄者柔惡之所為然天下自棄

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放其歸則誠愚也史記禰紘資辯捷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為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真下愚耳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絕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唯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伊川革卦上六曰小人革面下愚小人自絕於善然畏威刑而欲免罪則與人無以異是以亦能掩其不善而著其善惟其畏懼有與人同者是以知其性之本善也生之謂性性即氣氣即性生之謂也人之有生氣聚成形理因具焉是之謂性性與氣本不相離也故曰性即氣氣即性人生氣禀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氣禀雜揉善惡由分此亦理之所有然原是性之本則善而已非性中元有善惡二者並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朱注云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掘始生人知其必穢若敖氏之類是氣禀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程子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朱子曰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愚謂原天命賦予之初固有善而無惡及氣禀拘滯之後則其惡者謂非性之本然則可謂之非性則不可也所指之地不同耳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朱子曰人生而靜以上是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未可名為性所謂在天曰命也繼說性時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已在形氣之中不全是性之

本體矣所謂在人曰性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此重釋生之謂性

也孟子言性善是人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為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

係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蓋天道流行發育萬物賦受之間渾然一理純粹至善所謂性善者也繼之云猶水流而就下其有清濁遠近之不同猶氣稟昏明純駁有淺深也水固本清及流而濁不可謂之非水猶性雖本善及局於氣而惡不可謂之非性○此重釋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為兩物相對各自出來

朱子曰人雖為氣所昏而性則未嘗不在其中故不可不加澄治之功推能學以勝之則知此理渾然初未嘗損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愚謂不知性之本善則不能自勉以復其初不知性有時而陷於惡則不能力加澄治之功二說蓋互相發明也○此重釋不是性中元有兩物相對而生但前以本言則曰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

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明道先生朱子曰脩道率以人事言然其所以脩之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為也然非聖人有不能盡故以舜事明也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來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發不中節然後為不善故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伊川朱子曰性即理也一盡顛撲不破性即天理那得有惡又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才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伊川性本乎理理無不善才本乎氣氣則不齊故或以之為善或以之為惡○孟子曰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也朱子曰孟子專以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為才無不善程子兼指其稟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材質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程子為密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未如之何矣橫渠性原于天而人之所同得也惟大人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蓋性本無二也故己有所立必與夫人以俱立己有所知必使夫人以周知愛必兼愛使人皆得所愛也成不獨成使人皆有所成也四者大人之所存心也立者禮之幹也知者智之用也愛者仁之施也成者義之遂也自立於禮以至成於義學

之始終也張子之教以禮為先故首曰立知是而後
則蔽塞而不通不知所以順乎理則亦無知之何然
其心固欲其同盡乎一源之性也此即大學明明
德於天下中庸成己成物之道蓋西銘之根本也凡
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
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
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乎天道與聖人
一橫渠有是氣必有是理此人與物之所共由也由
氣有通蔽開塞故有人物之異由蔽有厚薄故人
又有智愚之異塞者氣拘而填實之也故不可開此
言物也蔽者但昏暗而有所不通皆可開也顧有難
易之分耳及其既開則通乎天道與聖人一此言人也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
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橫渠此段疑當在首卷論
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禀之

不同何以有上智下愚之不移故曰不備論氣禀之
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是不達其本也故曰不明
然性者氣之理氣者性之質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
亦非矣○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論
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愚謂孟
子推原性之本善雖未及乎氣質固不害其為性也
至於荀揚但知氣質之或異而不知性之本同則是
不識性也豈不害道要之必若程子橫渠之言始為
明備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橫渠天命流行賦予萬
物本無弗善所謂天地
之性也氣質形性為氣質所拘則有昏駁偏正之
異所謂氣質之性也然人能以善道自反則天地之
性復全矣故氣質之性君子不以為性蓋不徇乎氣
質之偏必欲復其本然之善孟子謂性無有不善是
也○朱子曰天地之理專指理而言氣質之性則以
理雜氣而言以性譬之水本有清也以承器盛之

則書以示論威之則爲獨
然之言未嘗不在元本

二卷爲學門

## 性命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伊川朱子曰命爲語勢性
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
於德義理與氣質相爲消長德不勝氣則氣爲之主
而性命拘於雜糅之質德勝其氣則德爲之主
而性命全于本然之善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
可變者獨死生修天而已窮萬物之理而盡一己之性此問學之極功也學至
於是則渣滓渾化義理昭融所性者即天之德所命
者即天之理尚何氣稟之爲累哉獨死生壽夭則稟
氣有定數而不可移耳○黃勉齋曰窮理盡性則不
但德勝其氣而已且將性命於天矣德以所得者而
言理以本然者而言故性曰
天德命曰天理一而已矣

## 心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
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
善若既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天道流行賦予萬物謂之命事
物萬殊各有天然之則統而名之謂之理人得是理
以生謂之性是性所存虛靈知覺爲一身之主宰謂
之心實則非一也惟本而言心豈有不善自七情之
發而後有善惡之分○朱子曰既發不可謂之非心
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
行於東或行於西都謂之流也川心生道也有是心

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伊川心者人之生理也有是心斯具是形此言人得是心故酬酢運用生生而不窮苟無是心則同於砂石而生理絕矣○朱子曰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為心而人得之以為心者又曰心是箇活物底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注云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注云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伊川心統性情者也橫渠朱子曰統是主宰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用心者性情之主孟子人仁心也又曰惻隱之心性情上都下箇心字可見心統性情之義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橫渠萬物一體性本無外苟拘於耳目之偏狹則私意蔽固藩籬爾汝安能體物而不遺惟聖人能盡此性故心大而無外其視物與己本無間然也○朱子曰體猶體認之體將自身入事物之中究見其理又曰只是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身上事凡物皆不得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橫渠元二卷人能全心德之大則知性知天矣無一物而非天故天大無外人之心苟猶有外則與天心不相似有人說無心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苟欲無心則必一切絕滅思慮槁木死灰而後可豈理也哉故聖賢未嘗無心特是心之所存所用苟無非本天理之公而絕乎人欲之私耳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究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

也豈淺心哉橫渠易說人之德性本自廣大故必廣大以求之偏狹固滯豈足以見道也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心大則寬平弘遠故處已待人無所不達心小則偏急固陋無所處而不爲病也文要密察心要洪放橫渠文不密察則見理麤疎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以上元本二卷爲學類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元本三卷致知類道者事物當然之理通曉達也知言者天下之言無不究明其理而識其是非之所以然心不通乎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憶則屢中君子不責也時中謂有時而中之憶以意揣度也揣度而中則非明理之致矣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己放之心約之使反復以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明道元本四卷存養類聖賢垂訓名端求其旨歸則不過欲存此心而已心不外馳則學問日進於高明矣○朱子曰孟子求放心乃開示要切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旨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今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而作意太迫則有助長欲速之患○朱子曰正預期也春秋傳曰勝不正勝是也說見孟子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空缺如此

右逢其原也明道孫謂寡待而無輔也涵養未充義理單薄故無自得之意及德盛而不孤則胷中無滯礙左右逢其原沛然有餘裕之何不安樂之有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更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柰何張天祺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强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若實自謂五昌衍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係縛且中亦何形象明道張戩字天祺欲强絶思慮然心無安頓處司馬温公欲寓此心於中字亦未免有所係着朱子曰警如人家不自作主却請別人來作主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此言應事處有善惡交戰之患亦是心無所主故也苟能持守其志不爲氣所勝則所主者定何有紛紜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系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伊川事至當應初何爲累顧心無所主不能定應反累事耳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伊川屋漏者室之西北隅謂隱暗之地自反無愧則心安體舒此謹獨之效心要在腔子裏腔子猶所謂神舍在腔子裏謂心不外馳也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

心常存則常活蓋隨事應酬心常在我無將無迎故常活而不滯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共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恰似作室無基址今求此心正為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為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問人心所係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兆朕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言凶云為之兆見於夢者則此心之神應感之理却不為害苟無故而憂皆心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以上並伊川人操之則在我放而不知求則任其所之以心使心非二心也體用

而言之耳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心專而靜則言不妄發發必審確而和緩浮躁者反是伊川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明道只有此心操之在我不可任其所之也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心者耳目四肢之主天君澄肅則視明聽聰四體自然從令若存心於道者未熟其客慮足以勝其本心習俗足以奪其義意○朱子曰機巧大段用功夫來說得更精切又曰客慮是泛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是義理之心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

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橫渠以上四卷存養類之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學者全體此心學
雖未盡善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
中不遠矣明道體備體驗全體謂全主宰以為應酬之本心存而理得雖有不中於理亦不遠
矣
夬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無咎象曰中行無咎中
未光也傳曰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
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
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無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
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
深矣伊川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但九五
中正故所行猶不失中正之義僅可無咎然心有所
比不能無欲其於中行之道未得為光大聖人發此
示人欲使人正心誠意無一毫係累
乃能盡中正之道充實而有光輝也孟子曰養心莫
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
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人也明通聖也濂溪朱子曰誠立謂
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
則不惑知命而鄉乎耳順矣○或問孟子與周子之
言果有以異乎曰孟子所謂欲者以耳目口鼻四肢
之欲人所不能無然多而無節則為心害周子則指
心之流於欲者是則不可有也所指有淺深之不同
然由孟子之寡欲則可以盡周子之無欲矣以上元
本五卷克治類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九層之臺須大

做脚須得明道心不闊則規模狹隘而安於小成持守固滯而情發進善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機巢並二卷爲學類立心未定而多思致惑則所向或移立心既定而講治組疎則所業莫進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柯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承上文而言致思講治乃窮理之事皆在吾學術之內初何厭乎勤瞀講治之責精然所以急於明可欲之善者蓋欲先定吾志無所疑惑然後能若決江河進而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不可遏出言立心之必定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則如種下種子莊子曰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

中和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道達伊川說見中庸口未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而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本註云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蘇昞字季明程門

人也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方其未發此心湛然無所偏倚故謂之中一念纔生便屬已發之和矣呂學士問嘗思未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呂學士與叔也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以涵養是中若有意求之則不得謂之未發了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未發之前不容着力用功但有操存涵養而已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並伊川朱子曰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是雖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操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空寂了元本四卷

中

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唯敬而無失最盡明道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性渾然在中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無所偏倚此天下之大本而萬善之主也心有散逸則失其所以為主唯能敬以存之則有以全其中之本體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識得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

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則不中矣楊朱爲我故以一毫利天下而不爲墨翟兼愛故雖摩頂至踵可以利天下而亦爲之楊墨各守一偏固皆失其中子莫魯之賢人也懲二者之偏欲於二者之間而取中夫中者隨時而立不能隨時以權其宜而膠於一定之中則所執者亦偏矣故君子貴於格物以致其知物格而知至則有以識夫時中之理而於事事物物各有天然之中矣問時中曰中或雜以意見之私而非天然之中矣然之中不待著意安排也若事安排則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聽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爲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伊川時中者隨時有中不可執一而求也意如上章禹之治水九年于外三過其門而不暇入蓋得時行道任天下之責濟斯民之患如是乃合此時之中顏子之世明王不興以夫子之大聖而不得行其道則其時可以止矣故隱居獨善而簞瓢自樂如是乃合此時之中是三者若遠時而易務則皆失其中矣

## 誠

立誠

存誠見二卷

誠無爲濂溪全文見四書通書○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無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伊川本註云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爲誠條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無妄者實理之自然而無一毫僞妄也故謂之誠不欺者知實理之當然而不自爲欺乃思誠也○朱子曰無妄者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

做底故曰其次

## 感應屈伸之理 感應之化見後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伊川咸卦九四傳屈伸往来感應無窮自屈而伸則屈者感也伸者應也自伸而屈則伸者感也屈者應也明乎此則天地陰陽之消長變化人心物理之表裏盛衰要不外乎感應之理而已

冲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冲漠未形而萬理畢具即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未應者寂然不動之時也已應者感而遂通之時也已應之理悉具於未應之時故未應非先已應非後蓋即体而用在其中不可以先後分也○朱子曰未

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亦只是此理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塗車芻塗轍猶路脉也道有塗用而非兩端猶木有根本是生枝葉上下一貫未嘗間斷豈可謂未應之時空虛無有已應之際旋待安排引入塗轍言此理具於氣形事爲之先本一貫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言此理流行於氣形事爲之中亦未嘗有二致也○朱子曰如孝子之慈子之孝只是一箇慈孝發處下來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身上見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爲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生生不息乎只是一箇屈伸往來之義以理而言謂之可見屈伸往來自然不息以氣而

言則不是以既屈之氣為方伸之氣如尋氏所謂輪回者也○朱子曰既屈者其氣已歛未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又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如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興之說

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伊川曰即月也以卦配月則自五月陽始消而為始至十一月陽生而為復自始至復凡七月也消極而生無有間斷物極必返理之自然生死始終皆一理也

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明道

## 神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濂溪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發微充周則幾之動而神也

故神體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之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一謂純一也神謂神妙而無不通也猶人之四體本一也故觸之即覺不待思慮擬議使一有間斷則痛痒有所不覺矣天地之為物不貳故妙用而無方聖人之心不貳故感通而莫測

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曾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游氏或未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率爾請問故伊川不答而直改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

本末

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洒掃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朱子曰治心脩身是本洒掃應對是也理無精粗本末

分類近思錄集解卷之一

| | | | |
|---|---|---|---|
| 書名 | | | |
| 版別 | 冊數 6 | | 紙 |
| 定價 | 30/ | | |
| 編号 | 分類號 324 | | 号 |

北京市中国書店